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卷之五

張南軒先生

來書所謂思慮紛擾之患此最是合理會處其要莫若主一遺書論此處甚多須反覆玩味據目下底意思用工譬如汲井漸汲漸清如所謂未應事時此事先在既應之後此事尚存正緣主一工夫未到之故須是思此事時只思此事做此事時只做此事莫教別底交互出來久久自別看時似乎淺近做時極難某比作主一箴爲一相識所刊其間

亦有此意

居敬有力則其所窮者益精窮理寢明則其所居者亦
有地所謂持敬乃是切要工夫然要將个敬治心則不可
蓋主一之謂敬敬是敬此者也若謂敬爲一物將一物治
一物非惟無益而反有害乃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正之
卒爲助長之病如左右所謂窘於應事無舒緩意無恠其然
也故欲行事於敬惟當常存主一之意此難以言盡實下工夫
涵泳勿舍久久自覺深長而無窮也

所諭收斂則失於拘迫從容則失於悠緩此學者之通患
於二者之間必有事焉其惟敬乎拘迫則非敬也悠緩則非
敬也但當常存乎此本原深厚則發見必多而發見之際
察之則必精矣若謂先識所謂一者而後可以用力則用力
未篤所謂一者只是想像何由意味深長乎

論及邇來工夫足見不輟但所謂二病若曰荒忽因循則非
游泳之趣若曰蹙迫寡味則非矯揉之方此正當深思於主一
上進步也要是常切省厲使

凝斂清肅時多則當漸有向進不可求一切近功也

問近有人疑但能存心自無不敬乃以動容貌整思慮爲言却似從外面做起不由中出不若直言存其心之爲約也曰程子教人居敬必以動容貌整思慮爲先蓋動容貌整思慮則其心一以敬也今但欲存心而以此爲外既不如此用工則心亦爲得而存其所謂存者不過強制其思慮非敬之理矣此其未知內外之本一故也今有人容貌不莊而曰吾心則存不知其所爲不莊者是果何所存乎推此可見矣

所諭雖間有平帖安靜之時意思清明四體和暢念慮不作覺無所把摸接物遇事則渙散矣此蓋未能持敬之故所謂平帖安靜者亦只是暫時血氣休息耳且既曰覺無所把摸安得爲安靜乎敬則有主宰涵養漸熟則遇事接物此意豈容遽渙散乎主一之義且深體之

所諭居敬雖收斂此心乃覺昏昏不活而懈意慚生

夫敬則惺惺而乃覺昏昏是非敬也惟深自警勵以進主一之功幸甚

嗟乎自聖學不明語道不者覩夫大全卑則割裂而無

統高則汗漫而不精是以性命之說不參乎事物之際而經世之務近出乎私意小智之爲豈不深可歎哉惟周子生乎千有餘年之後超然獨得大易之傳所謂太極圖乃其綱領也推明動靜之一源以見生化之不窮天理流行之體無乎不在文理密察本末該貫非闡微極幽莫能識其指歸也

然而學者若之何而可進于是哉亦曰敬而已矣誠能起居食息主一而不舍則其德性之知必有卓然不可掩于體察之際者而後先生之蘊可得而窺太極可得而識矣

格至也格物者至極其理也此正學者下工夫處呂舍人之說雖美乃是物格知至以後事學者未應躡等及此也雖然格物有道其惟敬乎是以古人之教有小學有大學自灑掃應對而上使之循循而進而所謂格物致知者可以由是而施焉故格

物者乃大學之要也

問孟子曰可欲之謂善伊川謂與元者善之長同理
又曰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剛仲嘗謂孟
子言可欲非私欲之欲也自性之動而有所之焉
者耳於不可之際甚難擇姑以近者言之如飲
食男女人之所大欲人孰不欲富貴亦皆天理自
然循其可者而有所之如饑而食渴而飲以禮則
得妻以其道而得富貴之類則天理也過是而恣
行妄求則非天理矣故書曰敬脩其可願孟子又

曰無欲其所不欲是也乾聖人之分豈謂聖人之
動皆循天理而然歟元者天德也孟子所謂善豈
指天理而言歟橫渠又曰明善必明於未可欲之際
未可欲謂大本未發者否見於可欲則性之苗裔
已發見者未可欲則大本全體渾然不容一毫之
偽明之之功何自而先莫亦當先從於不可之
際審擇而固執之否愚見如此中心亦未安恐伊
川引乾元處別有深意曰人具天地之心所謂元
者也由是而發見莫非可欲之善也其不由是而

言傳語要 卷之五 五
發則爲血氣所動而非其可矣聖人者是心純全
渾然天理乾知大始之體也故曰乾聖人之分也
可欲之善屬焉在賢者則由積習以復其初坤作
成物之用也故曰坤學者之事也有諸已之信屬
焉今欲用工宜莫先於敬用工之久人欲寢除則
所謂可者益可得而存矣若不養其源徒欲于其
發見之際辨擇其可與不可則恐紛擾而無日新
之功也

元晦謂畧於省察向來某與渠書亦嘗論此矣後便
錄呈如三省四勿皆持養省察之功兼焉大要持
養是本省察所以成其持養之功者也

垂諭忿怒之病氣習偏私處正當深致其力損卦懲
忿窒慾之爲言須思其以所然而懲艾之先覺謂惟
思爲能窒慾其謂懲忿亦然若謂正當發時最好
看吾本心此却有病本心須是平日涵泳庶幾私
意漸可消磨若當其發時如明道先生所謂遽忘
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則可若直待此事看吾本心
則天理人欲不相參恐無力也更幸思之

言作語要 卷之五 六一
承諭誇勝之爲害可見省察之功正當用力自克也
克之之道更須深思誇勝之意何自而生於根源
上用工消磨乃善若只待其發見而後遏止將見
滅于東而生于西也正惟勉之

問君子時中朱編修云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
事以處中也龜年竊謂君子精義故能時中謂之
時中者以其全得生理故無時不中非謂就時上
處中也今日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事以處
中心切疑焉曰隨事以處中非元晦語乃先覺之

意此意甚精蓋中字若體統看是渾然一理也若
散在事物上看事事物物各有正理存焉君子處
之權其所宜悉得其理乃隨事以處中也然元晦
云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事以處中語却有
病不若云所貴于君子之中庸者以君子能隨事
以處中也

問明道先生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
變化草木蕃不其恕乎伊川先生曰乾道變化各
正性命恕也侯子曰伊川說得尤有功天授萬物

之謂命春生之冬藏之歲歲如是天未嘗一歲誤萬物也可謂忠矣萬物洪纖高下長短各得其欲可謂恕矣九思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一元之氣運行無息所謂天行健者也以其行健無息故能生生萬物而各稟此善意故曰恕其在人體之則曰乾乾誠意無毫髮間斷則發見于外斯能已推之以心之所本既善則應人接物皆如其心可謂恕矣觀明道謂草木蕃於伊川言各正性命不見有差殊其在萬物得其所以蕃生便是正性命不知侯子何以分輕重兼謂維天之命爲天授萬物者恐此天命只是天理伊川所謂在天爲命不必須是授之萬物方可言命故又謂春生冬藏歲歲如是未嘗誤萬物爲忠恐此亦只是恕蓋已發者也九思所言忠信與天命大意是否及所疑侯先生之言拜乞詳教曰明道之言意固完具但伊川所舉各正性命之語爲更有功忠體也恕用也體立而用未嘗不存乎其中用之所行體亦無乎不具也以此意玩味則見伊川之言尤有功處

侯師聖所說忠字恐未爲得二先生之意天命且
於理上推原未可只去一元之氣上看

問明道云志動氣者

什九氣動志者
什一所謂氣動

志者非獨趨蹶

藥也酒也亦是也若止以藥酒與趨蹶言之謂之
少可也明道又云氣專在喜怒上豈不動志夫人
爲私欲所勝喜怒不公以移奪其志者多矣而謂
氣動志者什一此則未諭曰所以喜怒亦志動氣
也但因喜怒之氣而志益不能自寧是氣復動志
也蓋常人志動氣而氣復動志無窮已耳然其始
動而言只可謂之志動氣也惟趨蹶與藥也酒也
則是氣先之也

問明道先生論持其志曰只這箇也是私然學者不
恁地不得九思思之謂人之有志不能持之便常
自覺其所在徃徃遇事則爲氣所使顛倒失次而
不能制與不自知其所以然者皆志不定故也使
其志常定于內昭然不亂必不至遇事而失錯矣
故志不可不持持之久而熟則必須自知以心驗
之未見其爲私明道謂只這箇也是私其意如何

曰纔涉人爲便是私有箇持守字便是人爲然學者須從此用工由誠之進於誠然有節次

或問伊川先生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九思思之若能敬則能擇義而行伊川謂知敬而不知集義爲都無事不曉其旨又集義所生義生于心不知如何集曰居敬集義工夫並進相須而相成也若只要能敬不知集義則所謂敬者亦塊然無所爲而已烏得心體周流哉集

理也晝而作夜而息天理也自是而上秋毫加焉即爲人欲矣人欲萌而六經萬古矣曰此意雖好然饑食渴飲異教中亦有拈出此意者而其與吾儒異者何哉此又不可不深察也孟子只常拈出愛親敬長之端最爲親切於此體認更不差也

垂諭足見紬繹不輟所謂一陰一陽之道凡人所行何嘗須臾離此此則固然然在學者未應如此說要當知其所以不離也此則正要用工夫主敬窮理是已如饑食渴飲晝作夜息固是義然學者要

識其真孟子只去事親從兄上指示最的當釋氏只爲認揚眉瞬目運水般柴爲妙義而不分天理人欲於毫釐之間此不可不知也

克已復禮之說所謂禮者天之理也以其有序而不可過故謂之禮凡非天理皆已私也已私克則天理存仁其在是矣然克已有道要當深察其私事

事克之今但指吾心之所愧者必其私而其所無負者必夫禮苟工夫未到而但認已意爲則且將以私爲非私而謂非禮爲禮不亦誤乎又如格物

理也晝而作夜而息天理也自是而上秋毫加焉即爲人欲矣人欲萌而六經萬古矣曰此意雖好然饑食渴飲異教中亦有拈出此意者而其與吾儒異者何哉此又不可不深察也孟子只常拈出愛親敬長之端最爲親切於此體認更不差也

垂諭足見紬繹不輟所謂一陰一陽之道凡人所行何嘗須臾離此此則固然然在學者未應如此說要當知其所以不離也此則正要用工夫主敬窮理是已如饑食渴飲晝作夜息固是義然學者要

識其真孟子只去事親從兄上指示最的當釋氏只爲認揚眉瞬目運水般柴爲妙義而不分天理人欲於毫釐之間此不可不知也

克已復禮之說所謂禮者天之理也以其有序而不可過故謂之禮凡非天理皆已私也已私克則天理存仁其在是矣然克已有道要當深察其私事克之今但指吾心之所愧者必其私而其所無負者必夫禮苟工夫未到而但認已意爲則且將以私爲非私而謂非禮爲禮不亦誤乎又如格物之說格之爲言至也理不遁乎物至極其理所以致其知也今乃云物格則純乎我是欲格去夫物而已獨立此非異端之見而何且物果可格乎如其說是反鏡而索照也

所諭尚多駁襍如云知無後先此乃是釋氏之意甚有病知有淺深致知在格物格字煞有工夫又云儻下學而不加上達之功此尤甚謬上達不可言加功聖人教人以下學之事下學工夫浸密則所爲上達者愈深非下學之外又別有上達之功也

致知力行皆是下學此其意味深遠而無窮非驚
恠恍惚者比也學者且當務守守非拘迫之謂不
走作也守得定則天理浸明若強欲驟開拓則將
窮大而失其居無地以崇德矣惟收拾豪氣毋忽
卑近深厚縝密以進窮理居敬之工則所望也

問爲佛學者言人當存此心令日用之間眼前常見
光燦燦地此與吾儒所謂操則存者有異同否曰
某詳佛學所謂與吾學之云存字雖同其所謂存
者固有公私之異矣吾學操則存者收其放而已

收其放則公理存故於所當思而未嘗不思也所
當爲而未嘗不爲也莫非心之所存故也佛學之
所謂存心者則欲其無所爲而已矣故於所當有
而不之有也於所當思而不之思也獨憑藉其無
所爲者以爲宗日用間將做作用其云令日用之
間眼前常見光燦燦地是美此爲作用也目前一
切以爲幻妄物則盡廢自利自私此其不知天也
問程子云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但其中識得真與
妄耳伯逢疑云既是天安得妄某以爲此六者人

生皆備故知均稟於天但順其理則是真違其理則是妄即人爲之私耳如此言之知不謬否曰有物必有則此天也若非其則則是人爲亂之妄而已矣且如釋氏揚眉瞬目自以爲得運用之妙而不知其爲妄而非真也此毫釐之間正要辨別得如伯逢病正在此耳所答之語大意已得之

天命之全體流行無間貫乎古今通乎萬物者也衆人自昧之而是理也何嘗有間斷聖人盡之而亦非有所增益也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立則俱

立達則俱達蓋公天下之理非有我之得私此仁之道所以爲大而命之理所以爲微若釋氏之見則以爲萬化皆吾心所造皆自吾心生者是昧夫太極本然之全體而反爲自私自利天命不流通也故其所謂心者是亦人心而已而非識道心者也知言所謂自滅天命固爲已私蓋謂是也

問不可息者非仁之謂歟曰仁固不息只以不息說仁未盡程子曰仁道難名惟公近之不可便以公爲仁須於此深體之

問性太極太極不動不動則不見其所以爲仁心則與物接矣與物接則是心應之矣此古人所以直指心要曰仁人心也曰未與物接時仁如之何

問心有所覺謂之仁此謝先生救拔千餘年陷溺固滯之病豈可輕議哉云云夫知者知此者也覺者覺此者也果能明理居敬無時不覺視聽言動莫非此體之流行而太公之理在我矣尚何躁憤險薄之有曰元晦前日之言固有過當然知覺終不可以訓仁如所謂知者知此者也覺者覺此者也

此言是也然所謂此者乃仁也知覺是知覺此又豈可遂以知覺爲此哉

問以愛名仁者指其施用之迹也以覺言仁者明其發見之端也曰愛固不可以言仁然體夫所以愛者則固求仁之要也於孔子答樊遲之問以愛人之意

問觀過斯知仁矣舊觀所作訥齋韋齋記與近日所言殊異得非因朱言別以一心觀又別以一心知頃刻之間有此貳變爲急迫不成道理遂變其說

乎某嘗反覆紬繹此事正如懸鏡當空萬象森羅
一時畢照何急迫之有必以觀他人之過爲知仁
則如觀小人之過於薄何處得仁來又如觀君子
之過於厚則如鬻拳之以兵諫豈非過於忠乎唐
人之剔股豈非過於孝乎陽城兄弟之不娶豈非
過於友悌乎此類不可勝數揆之聖人之中道無
取焉耳仁安在哉若謂因觀他人之過而嘿知仁
之所以爲仁則曷若返之爲愈乎直於先生舊說
似未能遽舍更望詳教曰後來玩伊川先生之說

乃見前說甚有病來說大似釋氏講學不可潦草
蓋過須是仔細玩味方見聖人當時立言意思也
過於厚者謂之仁則不可然心之不遠者可知比
夫過於薄甚至於爲忤爲忤者其相去不亦遠乎
請用此意體認乃見仁之所以爲仁之義不至渺
茫恍惚矣

番論仁之說若只將做周流無滯礙氣象看了却只
是想像又云其所以然者乃仁也不知其所以然
者果何歟願只於日用間更因其發見苗裔而深

察默求之勿舍勿棄當的然見其樞機之所由發者也

問平居以利物爲心然後此道廣曰若曰常以利物爲心是外之也曰公天下萬物而不私其已焉則可矣

問人者天地之心經以論禮而五峯以論仁者自其體言之爲禮自其用言之爲仁曰仁其體也以其有節而不可過故謂之禮禮運人者天地之心之言其論禮本仁而言之也

問子文文子之事聖人以清忠目之就此事言只可謂之清忠此洙泗言仁之所極是也然遺書有謂聖人爲之亦只是清忠茲又不能無疑夫聖人無一事之非仁而乃云爾何也又况程子於博施濟衆之下乃云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於盡仁道亦謂之仁此通上下言之也則又與忠清之說不同請明之曰遺書中之意大要以爲此事只得謂之清忠然在二子爲之曰忠曰清而止矣仁則未知也在聖人事或有類此者以其事言亦

只得謂之清忠然而所以然者則亦不妨其爲仁也如伯夷之事雖以清目之亦何害其爲仁乎看先覺說話切忌執殺不知如何

不睹不聞者指此心之所存非耳目之所見聞也目所不睹可謂隱矣耳所不聞可謂微矣然莫見莫顯者以善惡之幾一毫萌焉即吾心之靈有不可自欺而不可以掩者此其所以爲見顯之至者也以吾心之靈獨知之而人所不與故言獨此君子之所致嚴者蓋操之之要也今以不睹不聞爲方

寸之地隱微爲善惡之幾而又以獨爲合是二者以吾之所見乎此者言之不支離否

或問伊川曰心出入無時如何曰心本無出入孟子只據操舍言之又問人有逐物是心逐之否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是欲九思謂性之在人可以言不動心者性之已發已行安有無出入今人對鏡則心馳焉是出矣不必言邪惡之事只大凡遇一事而此心逐之便是出及定而入其舍是入矣然孟子固已明言其出入爲心矣而伊川謂心無出

入不知逐日之間有出入者是果何物又有一處
謂在人爲性則不可言出入既曰主於身爲心凡
能主之則在內不能主之則外馳是亦出入之意
不知心之於性相去如何思慮之於心相去又如
何曰心本無出入言心體本如此謂心有出入者
不識心者也孟子之言特因操舍而言出入也盖
操之在此謂之入可也舍則亡矣謂之出可也而
心體則實無出入也此須深自體認未可以語言
盡之耳

程子曰心本無出入以操舍而言又曰心則無出入
矣逐物是欲盖操之便在此舍之則不見因操舍
故有出入之云耳若論人之逐物盖因其舍亡故
誘於物而欲隨之欲雖萌於心然其逐物而出則
是欲耳不可謂心也至於是心之存物來順應理
在於此又豈得謂之出乎

樂記人生而靜一章曰靜曰性之欲又曰人欲靜者
性之本然也然性不能不動感於物則動矣此亦
未見其不善故曰性之欲是性之不能不動者然

言傳語要 卷之五 十九
也然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流爲不善矣此豈其性之理哉一己之私而已於是而有人欲之稱對天理而言則可見公私之分矣譬諸水泓然而澄者其本然也其水不能不流也流亦其性也至於因其流激汨於泥沙則其濁也豈其性哉

未發已發體用自殊不可溟泮無別要須精析體用分明方見貫通一源處有生之後豈無未發之時正要深體之若謂有生之後皆是已發是昧夫性

之所存也伊川先生語錄所論幸精思之

問自誠意至平天下條析甚明而獨於格物致知無說朱編修以爲闕文是也然龜年嘗以爲自平天下溯而求之其極至於物格知至順而達之其極至於國治天下平其間雖節目繁夥而其道甚要所謂要道蓋不過格物致知而已耳然聖人自誠意而下又各疏其說焉非謂格物致知之外又別有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此蓋聖人深指人以格物致知者然也故聖人於齊

家之條引書曰若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此格物致知之最近者也不識是否曰自誠意正心以至平天下固無非致知格物事也然疑致知格物一段解說自須有闕文

讀書欲自博而趨約此固前人規模其序固當爾但旁觀博取之時須常存趨約之意庶不至溺心又博與襍相似而不同不可不察也

